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⑤⑤
周駿富輯

弇州山人續稿碑傳
(五)

(明)王世貞撰

明文書局印行

wt 78/14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靖嚴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於
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爲輟朝下諭大宗伯是惟我

皇祖弼亮之臣其亟遣使治塋及祭祭爲壇視一品

例而加三凡十二進位少保予一子中書舍人於是
太常以謚請

天子若曰惟晉則有太傅安宋則有太尉沆明則
有太師溥太師健皆以弘德作輔今終若始厥謚曰
文靖少保實不愧之其以文靖易名諸子治等拜稽
首謀所以修大國恩而標公之行業以昭示永久謂
不佞通家子故習公祈一言以文隧道之石而奉太
子洗馬趙先生用賢之狀來不佞讀之曰信史也按
狀公姓嚴氏父曰封太保公母曰封一品太夫人公
諱訥字敏卿頎而秀眉目性警穎讀書即誦封公心

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意輒歸撫公曰有見在吾
不慮終賤也然所以課督之益莊公爲制科業精有
聲又能爲古文辭舉鄉薦嘉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
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載爲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
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其長校所業公時
時冠其儕久之授編脩再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垂
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
大相欲偕遷之俾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
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大相覺而逆謂之曰守
史官寂寂踰十年旦夕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

人彼七者公謝曰宦廢溫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
也念奉職亡狀幸下郎書殿得事和公有日非晚大
相色變然亡以難公遂投韻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
之矣公歸而覲封公太夫人融融如也凡三載乃北
補故官俄進侍讀遂主乙卯筮畿試其得名士逾於
前所攝程式文亦以瞻麗膾人口時江南中倭後歲
復儉其遺黎不勝誅求公爲具疏請下大司農有所
貸減吳人至今稱焉

上日坐行宮爲祠釐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述
不給

上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公與太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惶恐念以非所素習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賡以是得

上心賞賚婁下俄爲學士視院篆進太宰少卿主已未會試考其得名士展於乙卯程式文如之遂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禪贊皆絕不以語人尋復進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喪葬之事一切爲吏賄數公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易以是肅然亡敢挾賄進者知壬戌貢舉尋吏部以尚書闕請

上郎詔用公公自學士以至天官凡六轉皆不由
廷推念以一書生際

上知誓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爲分宜公川墨敗
公居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至是當國者爲
徐文貞公亟爲

上推轂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
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偶見誨者以賢賢而
訾不肖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
辱諸公跡歸而勅中厨置肴酒十餘几若宴客者然
亡所召典客竊恠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即觴觴

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

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

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
共漿炙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苟負我必
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
牘外跡毋入內內跡毋出外蓋門之雀可羅矣一
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
諫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屬也曰吾寧寬此守不能自
廢束約行除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後先諸重
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分宜亦庶幾得進

其所私客分宜敗客亦隨廢然

上雅不欲自田里起故臣以嘗信我而公謀於徐公從容爲開論

上意解乃屬選部郎陸君光祖以次召用諸賢殆盡天下翕然稱公與陸君知人公逡巡謝弗居曰即助我陸君亦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齟齬時仕宦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爲吏部選人舉於鄉者雖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材日亦亦少公疏請夷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示風勸俄與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保時徐公獨相

久不自安數請於

上得一人自助

上手書公與李公名謂材足翼汝徐公以二公肯鄉曲避弗敢應

上遂下特勅公與李公俱進並武英殿大學士時代公者爲安陽郭公以服未禪命公仍視吏部事久之始得代自是與徐公鼎足而承

君懽然相與靡間也始公爲學士時官五品

上特賜鶴袍謂此一品服服之重祠釐於是六尚書咸逡巡不敢服而其後遂益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

繡麟他尚方什器珍饌兼金楮幣之屬無虛月然公素小心及其居大位過自抑逾於庶僚時每拜賜輒踏不安曰何以稱塞也居恒念封公太夫人皆老開八袞而不獲侍膝下卽一日不逮湯藥以爲終天恨而所賜直舍稍庠而近濕遂成中滿疾畏

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爲上言公病狀

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浹歲強自飭而奉二人歡退則調湯藥病良已亡何

上宴駕公感慟爲絕漿飲者三日公雖貴至極人臣然以遷之驟不獲書考封公猶在九列至是以預提

調永樂大典進封公如公官太夫人亦偕一品公舉
手加額曰

天子曲念草莽臣乃爾郎啣結不足報久之二大人
先後以老壽終公逾耳順矣戚易亡所不備至既予
告久客意公不能無起色以間進曰公遂能忘宗社
大計乎竊欲爲公畫賜環公謝曰如客言甚善雖然
我故老猶處子也而忍身自媒妁乎客愧以非所及
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小弱而過慈且多慈不稱
大任所不愧者吏部一職能使長安中金賤而士貴
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於巖穴然惟徐先生爲客我

豈惟容我且覆露我夫以徐先生與

先帝君一身使小有參迂而詰責之命三下我何能
自強立治等退相謂我公真長者嚮固言陸君夫上
譽之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偃僂爲恭敬即
田大猷子與相接韻均禮嘔嘔慰謝惟恐其憐之也
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緩急告者
靡不飽所欲而去第東有隙地爲樓以居塾賓既成
而落之縱酒大宴客極懽公四顧已惘然若有不豫
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
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嚮而南北其棟直已歲大侵公

爲書數千言請三吳命於三相國且曰吾書不走長
安中更十年矣此豈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
性不其飲而喜音聲多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
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輒夾道縱觀相指曰豈
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儉慈間取脯醢果蔬以
實豆籩而已頗信祲祥小出或見客必擇日尤不欲
聞屠宰聲道遇蚺蜺亦移足避之至老而恭敬不衰
晚遭疾即忽忽而又多以意行醫藥疾益甚久之竟
不起時萬曆甲申秋八月之乙卯也配吳夫人賢而
能佐公內政相莊以老先七歲卒公與吳夫人之卒

傾邑遠邇而慟者不啻數萬人其彈指咄嗟者又當
不啻數十百萬也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
復掛口獨其爲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其
文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
有刺議文成公公當射則武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
賞得不棄及爲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爲宗旨他不
復留意意公謂文成公之集且在其於博學慎思明
辨篤行寧淺陋也即諸君子信眉濶步仰面雲漢欲
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
有裁割若此復謂治等先民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